

Malaysian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Journal

2nd Issue

2008

Pages 86-127

“保罗新观”简介

刘聪赐

Law Choon Sii

Seminari Theoloji Malaysia

“保罗新观”简介

刘聪赐

Law Choon Sii

Seminari Theoloji Malaysia

引言

一直以来，犹太教都被视为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宗教，即藉着行律法来赚取救恩的宗教。所以，保罗与犹太教之间的张力在于，保罗觉悟到，对有限的人来说，“因行律法称义”只是一个海底捞月，可望不可求的理想。这也是“传统路德观”认为保罗提倡“因信称义”的原因。然而，自1970年代，这个看法在探讨保罗与犹太教关系的学术论坛上不再独占鳌头。这是因为一个称为“保罗新观”的崭新看法破茧而出，不只否定了犹太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宗教，更在学术界的研究上开始广受欢迎。

然而，可悲的是，对马来西亚华人教会的一般信徒而言，“保罗新观”仍然是一个不太熟悉的词汇。¹究竟“保罗新观”的内容为何？其对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又带来一个怎样的挑战？其倡导者为何人？这个新观点是否从此将传统路德的旧观点打入冷宫？抑或仍有学者对旧观点紧握不放，并对之提出有利的辩护？这些学者为何人？他们的论证是否能够击倒“保罗

¹ 在学术界中，那些应用“保罗新观”来解经的亚洲学者仅有 Ezra Hon-Seng Kok,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A Study in Galatians 2:15-21* (Jian Dao Dissertation Series 7;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00); Tet-Lim N. Yee, *Jews, Gentiles and Ethnic Reconciliation: Paul's Jewish Identity and Ephesians* (SNTSMS 1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以中文来介绍或评述“保罗新观”的仅有卢龙光：《保罗新观：罗马书的主题与目的》（台中：东海大学，2007）；吴慧仪：“从保罗新观看圣经研究对福音信仰之贡献与挑战”，《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44期（2008），页13-29；郭汉成：《加拉太书导论》（香港：基道，2003），页11-18；冯荫坤：《罗马书（卷壹）》，页127-155。

新观”？本文期待藉着这些课题的讨论为“保罗新观”作一个基本的介绍和评估。本文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即论述“保罗新观”倡导者的主张，以及评估学者们对“保罗新观”所提出的观点。

（一）论述“保罗新观”

1.1 “保罗新观”的先声

“保罗新观”是在1983年由 James D. G. Dunn 所提出来的术语。当然，其先声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²早在1914年，Claude G. Montefiore 提出，由于保罗著作中的犹太教与拉比式犹太教（rabbinic Judaism）有出入，因此，保罗在未归信前所信仰的犹太教不是拉比式犹太教，而是散居式犹太教（diaspora Judaism）。³虽然这个看法已经被否定，但其对“保罗新观”的萌芽的贡献是肯定的，因为它提出了解保罗在归信前所信仰的犹太教，即第一世纪的犹太教与了解保罗的著作有绝对密切的关系。接着，在1921年，George Foot Moore 指出，判定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是律法主义的宗教是不恰当的，因为其论据都是取自第二手的资料或护卫基督教的著作。⁴十年后，Albert Schweitzer 声称，保罗提出“因信称义”的原因不在于人无能满足律法的要求，而是为了解决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冲突而提出的论辩学说。⁵1948年，W. D. Davies 提出保罗的思想

² James D. G. Dunn,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in *Jesus, Paul and the Law: Studies in Mark and Galatians* (London: SCM, 1990), 183-214. 这篇文章首次被发表在: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65 (1983): 95-122.

³ 资料取自 Colin G. Kruse, *Paul, the Law and Justification* (Peabody: Hendrickson, 1996), pp. 28-29. 原著是 C. G. Montefiore, “The Genesis of the Religion of St Paul,” in *Judaism and St Paul: Two Essays* (London: Max Goschen, 1914), pp. 1-129.

⁴ 资料取自 Frank Theilman, *Paul and the Law*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4), pp. 28-29. 原著是 George Foot Moore, “Christian Writers on Judaism,”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4 (1921): 197-254.

⁵ Albert Schweitzer, *The Mysticism of Paul the Apostle* (ET; New York: Macmillan, 1955).

与拉比式犹太教的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⁶接着,在1959年, Johannes Munck 肯定 Davies 的看法,并加上保罗并没有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皈依新教,而是被神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⁷两年后, H. J. Schoeps 提出保罗在未归信前的过失是捉摸不到摩西律法作为实现盟约的管道的真正含义。⁸

当然, Krister Stendahl 对“保罗新观”的萌芽之贡献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在1963年其所发表的 *Paul and th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 一文中,他提出,保罗自责不是因为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而是因为过往逼迫教会的行动。在总结的部分, Stendahl 声称,我们一直以来所看到的保罗的问题,事实上是西方世界的问题,而不是保罗的问题。⁹同时, Stendahl 也提出,大马色路上的事件不是保罗改变宗教,而是保罗被呼召的经历。¹⁰再者, Stendahl 认为,保罗的问题不是“我如何得救?”而是“外邦人如何成为立约群体的一份子?”。¹¹故此,保罗的中心思想不是个人式的因信称义,而是罗马书第9章至第11章所记述的救恩历史。¹²

纵观上文,“保罗新观”的先声对其萌芽所作出的贡献包括:肯定保罗与犹太教的密切关系;质疑犹太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宗教;质疑保罗是因为对律法主义感到无助而提出因信称义;提出大马色事件不是保罗皈依新教,而是保罗被呼召的经历;提出外邦人与立约群体的关系。

⁶ W. D. Davies, *Paul and Rabbinic Judaism: Some Rabbinic Elements in Pauline Theology*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48; 4th edition; 1980).

⁷ Johannes Munck, *Paul and the Salvation of Mankind* (ET; London: SCM, 1959).

⁸ H. J. Schoeps, *Paul: The Theology of the Apostle in the Light of Jewish religious History* (ET; London: Lutterworth, 1961).

⁹ Krister Stendahl, “The Apostle Paul and th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56 (1963): 199-215, reprinted in Krister Stendahl, “Paul and th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 in *Paul among Jews and Gentile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SCM, 1977), 78-96.

¹⁰ Stendahl, *Paul*, pp. 7-23.

¹¹ Stendahl, *Paul*, p. 3.

¹² Stendahl, *Paul*, pp. 84-85.

1.2 “保罗新观”的倡导者

1.2.1 E. P. Sanders

虽然“保罗新观”（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一词是Dunn所杜撰的，然而，首先奠定“保罗新观”的最根本思想的学者却是E. P. Sanders。在1977年，Sanders发表了至今仍对保罗研究界影响深远的著作，*Paul and the Palestinian Judaism*。¹³在此著作中，Sanders检视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200年的犹太著作，包括早期的拉比文献、死海古卷及某些相关的典外文献。其所得到的结论是巴勒斯坦犹太教的宗教范式（Pattern of Religion）可以以“恩约行为”（covenantal nomism）一词来概括之，其意是“一个人在神计划中的地位是建立在恩约的基础上，而恩约所要求于人的正当回应乃是顺从它的诫命，同时它为人的过犯预备了救赎之法……。基本观念是神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民接受神的作为；神赐下诫命，以色列民同意遵守。持续遵行律法表示留在恩约或立约群体之内；拒绝遵守便被排除在外。”¹⁴而其基本格式或结构是：

（1）神拣选了以色列并（2）赐下了律法。律法同时意味（3）神应许维持（他对以色列的）拣选，及（4）以色列人必须顺从。（5）神奖赏顺从，惩罚过犯。（6）律法备有救赎之法，赎罪的结果是（7）约的关系得以维持或重新建立。（8）所有藉着顺从、赎罪和神的怜悯而被维持在约内的人，都是属于将会得救的那个群体。¹⁵

¹³ E. P. Sanders,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A Comparison of Patterns of Religion* (London: SCM, 1977).

¹⁴ Sanders, *Paul*, pp. 75, 237. 翻译引自郭汉成：《加拉太书导论》，页12。

¹⁵ Sanders, *Paul*, p. 422. 翻译引自冯荫坤：《罗马书注释（卷壹）》（台北：校园，1997），页128。

简言之，Sanders 对传统路德观的“律法主义”提出了强而有力的抨击，不只否定了“靠律法或行为得救”是毫无根据的理论，更指出犹太教的救赎论是建基在神的恩约上。

然而，在检视了保罗书信后，Sanders 却声称保罗的宗教范式不是“恩约行为”，而是契合式的末世观（participationist eschatology）。换言之，保罗的救赎论不是藉着与神立约来进入恩约群体及以遵守律法来维持恩约关系，而是藉着分享基督的死去获得新生命，继而分享基督的身体及圣灵。¹⁶同时，Sanders 也指出，巴勒斯坦的犹太教与保罗的基督教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前者强调律法，后者强调恩典，而是两者对“义”的不同了解：对犹太教而言，“义”与如何继续留在恩约中有关，指的是持续遵行律法及悔罪；对基督教而言，“义”与如何进入得救群体有关，指的是藉着基督所得到的救恩。因此，当保罗说无人能靠“律法之工”称义时，他指的是无人能藉着律法得以进入救恩的群体。¹⁷值得注意的是，对 Sanders 而言，这二者的区别的自然结果就是，保罗在没有觉悟下已经跟犹太教断绝了关系。¹⁸故此，他认为保罗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新犹太群体，也不是外邦群体，而是“第三族类”，即一个有共同信仰基础的犹太和外邦群体。¹⁹

至于保罗为何在其书信中严厉批判律法与行律法，Sanders 指出，这是因为保罗的救恩观是排他性的救恩观。传统路德观认为，保罗的救恩观是“从人的困境到问题解决方案”（from plight to solution）。换言之，保罗是因为发现律法无从为人的困境提供解决方案，而同时又觉悟到基督是得救的不二法门时，他因而批判律法转向基督。²⁰然而，Sanders 认为

¹⁶ Sanders, *Paul*, p. 514.

¹⁷ Sanders, *Paul*, p. 544.

¹⁸ E. P. Sanders, *Paul, the Law and the Jewish Peopl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83), pp. 207-210.

¹⁹ Sanders, *Law*, pp. 171-179.

²⁰ Frank Thielman, *From Plight to Solution: A Jewish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aul's View of the Law in Galatians and Romans* (NovTSup 61; Leiden: Brill, 1989).

保罗的救恩观是“从问题解决方案来推论问题的根源”（from solution to plight）。换言之，保罗批判律法是因为“既然救恩只是藉着基督而得，遵循任何其他的途径便都是错的。……律法是好的，甚至遵行律法也是好的，但救恩只是藉着基督才可得；因此，律法所代表的整个制度对救恩并无价值”，²¹简言之，保罗批判犹太教的原因，就只是因为它不是基督教。²²

总括来说，Sanders所提出的论点主要有三：犹太教的宗教范式是“恩约行为”；保罗的宗教范式是分享式的末世论，及保罗批判律法的原因是基于其“从问题解决方案来推论问题的根源”的逻辑所推论出的排他性救恩观。

1.2.2 James D. G. Dunn

Dunn是“保罗新观”最具代表性的倡导人。在1982年的“Manson Memorial Lecture”中，他将Sanders所提出的犹太教的宗教范式定名为“保罗新观”，而“保罗新观”也就从此面世。²³同时，Dunn也是首位应用“保罗新观”来解经的学者。²⁴然而，Dunn并没有全盘接受Sanders的主张。他认同Sanders所提出的“犹太教宗教范式 - 恩约行为”。可是，他不赞同Sanders将保罗从犹太教划分出来。他指出，保罗会突然从一个思想体系跳跃进入另一个思想体系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也反对Sanders对律法的看法，即认为保罗是基于排他性的救恩观，也就是唯独基督救赎论而反对律法。Dunn声

²¹ Sanders, *Paul*, p. 550. 翻译引自冯荫坤：《罗马书》，页129。

²² Sanders, *Paul*, p. 552.

²³ Dunn, “New Perspective,” pp. 183-214.

²⁴ 参James D. G. Dunn, *Romans 1-8*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8); James D. G. Dunn *Romans 9-16*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8); James D. G. Dunn, *Galatians* (London: A. & C. Black, 1993); James D. G. Dunn, *The Theology of Paul's Letter to the Galat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在Dunn, “New Perspective,” 205 n.36 Dunn将其“保罗新观”中的所使用的“恩约行动” covenant works 的词汇归功于 N. T. Wright, *The Messiah and the People of God: A Study in Pauline Theolog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Argument of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DPhil Dissertation; Oxford, 1980).

称, Sanders 对律法的诠释只不过比传统路德的旧观点所主张的律法主义稍微“好”一些。这是因为虽然 Sanders 提出“犹太教宗教范式 - 恩约行为”, 可是最终他却将保罗描绘成一位不具理智且任意反对其祖先传统的恩约神学及律法的人。²⁵

对Dunn 而言, 保罗的思想与犹太教有一定的延续性。他根据加拉太书2:16指出, 保罗反对的不是律法本身或遵行律法, 而是“律法之工”。²⁶他加上, 这也就是Sanders对律法的诠释的偏差, 即将“律法之工”等同于遵行律法。因此, Sanders 的结论肯定是, 由于保罗反对遵行律法, 保罗已经与犹太教脱离关系。²⁷Dunn将保罗放置在“恩约行为”的框架中来诠释“律法之工”。²⁸他指出“律法之工”是恩约的语言, 与犹太人在恩约群体中所应有的恩约行动 (covenant works) 息息相关。²⁹然而, 这些恩约行动指的并不是遵行一般性的律法要求, 而是遵行那些突显犹太人的特殊身份的律法, 包括行割礼、遵守食物的条例及守安息日。³⁰换言之, “律法之工”指的就是犹太人的身份标记。同时, Dunn 指出, 这个身份标记有两个重要的社会功能: 一方面向世人宣告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另一方面也将他们从外邦世界区分出来。³¹因此, 保罗抨击“律法之工”是因为犹太人以行割礼 (加2:3, 7-9, 12; 5:2下, 6, 11; 6:12下, 15)、遵守食物的条例 (加2:12-14) 与守安息日 (加4:10) 来突显他们是神的选民及拥

²⁵ Dunn, “New Perspective,” pp. 186-188.

²⁶ Dunn, “New Perspective,” p. 200.

²⁷ Dunn, “New Perspective,” p. 201.

²⁸ 有关Dunn 所提出的“律法之工”的讨论, 参 “Works of the Law and Curse of the Law (Galatians 3.10-14),” in *Jesus, Paul and the Law: Studies in Mark and Galatians* (London: SCM, 1990), pp. 215-236; “Yet Once More - ‘The Works of the Law’: A Respons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46 (1992): 99-117; “4QMMT and Galatians,” *New Testament Studies* 43 (1997): 147-153; “A Response to Peter Stuhlmacher,” in *Auferstehung-Resurrection: The Fourth Durham-Tübingen Research Symposium*, eds. F. Avemarie and H. Lichtenberger (Tübingen: Mohr, 2001), pp. 363-368.

²⁹ Dunn, “New Perspective,” p. 191.

³⁰ James D. G. Dunn, *The Partings of the Way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Character of Christianity* (London: SCM, 1991), pp. 28-31.

³¹ Dunn, “Works,” p. 223.

有律法的独特身份与地位，且因此与外邦人划清界限。简言之，“律法之工”代表着犹太人高举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的信念。³²更严重的是，这个信念不只导致犹太人在外邦人面前自夸比他们优越，³³而且还将他们排斥在神的恩典与救恩的范畴之外。³⁴当然，最重要的是，Dunn认为保罗抨击“律法之工”的最根本原因是这个民族主义和排他主义的信念完全歪曲了神与犹太人立约的最初意愿，即要使万民藉着犹太人得福（加3:8；创12:3；18:18）。³⁵

至于基督的来临与“恩约行为”的关系，Dunn指出保罗并没有因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之后，就摒弃其作为犹太人所持有的“恩约行为”观。反之，对保罗而言，基督的来临是恩约的原意得以完全实现的肇始，³⁶而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所成就的工作，就是将神的恩典从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中释放出来，使之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所共享的特权。³⁷故此，保罗不但没有摒弃犹太人的“恩约行为”观，而且还以之为基础来挑战犹太人扩充恩约的边界，让外邦人在基督里也成为恩约的一份子。³⁸再者，Dunn指出，这个在基督里的恩约群体不再以割礼、食物的条例与安息日作为神子民的身份标记，而是以信耶稣是基督作为首要的标记。³⁹

此外，基于Dunn坚持保罗与犹太教的延续性，他认为大马色的事件不是保罗改变信仰，而是保罗被呼召的经历。显然，腓立比书3:5-6明言，在保罗前往大马色的路上之前，他逼迫教会的原因是 *zh'lo*（热心）。Dunn指出保罗的这个“热心”是出于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与排他主义的自我意识，与教会无视律法为信仰的核心无关。因此，保罗逼迫教会是要巩固并

³² Dunn, "New Perspective," p. 198.

³³ Dunn, *Romans* pp. 1-8, 185, 191; Dunn, "Yet Once More," pp. 110-111.

³⁴ Dunn, "New Perspective," p. 198.

³⁵ Dunn, "New Perspective," p. 197.

³⁶ Dunn, "New Perspective," p. 197.

³⁷ Dunn, "New Perspective," p. 198.

³⁸ Dunn, "New Perspective," p. 197.

³⁹ Dunn, "New Perspective," p. 196.

阻止教会拆毁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围墙，以免犹太人的特殊选民身份与地位遭受侵袭。⁴⁰对当时的保罗而言，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是被神所咒诅的（申21:23），而耶稣被咒诅是因为他违犯神的恩约，即让外邦人成为恩约群体的一份子。可是，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保罗的观念完全被扭转过来。他觉悟到原来神认同耶稣的所作所为，而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已经将耶稣身上的咒诅挪开的最好明证。换言之，保罗觉悟到耶稣的复活显明神的恩典必须扩充到外邦人的境界。所以，他毅然回应神的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⁴¹

再者，既然Dunn坚持保罗与犹太教的延续性，同时又指出保罗从来没有批判律法本身或遵行律法，那么，Dunn如何诠释律法肯定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问题。首先，Dunn承认保罗在其书信中对律法持有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说律法的权势等同于罪（林前16:56）；另一方面又说律法是圣洁及属乎灵的（罗7:12, 14）。⁴²接着，他指出律法有三种不同的功能：一，律法为罪下定义，帮助人意识到罪的存在，并且为审判设定标准；⁴³二，律法是以色列民的保护扇，其功能包括保护、命令和管教，同时也为罪预备赎罪的方法；⁴⁴三，律法引导以色列民过一个顺畅的人生。⁴⁵同时，Dunn也声称，这后两者的功能的有效期只是在“应许”与“实现”期间，当“应许——基督”来临时，这两个功能也随之告一段落。⁴⁶Dunn强调以色列人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觉悟到这个事实，且将律法在基督来临后的次要功能看为是首要的。⁴⁷更重要的是，他指出律法之所以带来问题，不是律法本身有任何欠缺之处，而是因为律法为罪提供了一个可以发挥其果效的场所，让罪可以诱骗软弱的肉

⁴⁰ Dunn, *Partings*, pp. 119-122.

⁴¹ Dunn, *Partings*, pp. 122-123.

⁴² Dunn, *Theology*, pp. 129-130.

⁴³ Dunn, *Theology*, pp. 133-137.

⁴⁴ Dunn, *Theology*, pp. 137-143.

⁴⁵ Dunn, *Theology*, p. 154.

⁴⁶ Dunn, *Theology*, pp. 143-144.

⁴⁷ Dunn, *Theology*, pp. 144-145, 153.

体跌进其圈套中。⁴⁸故此，保罗从来没有谴责律法本身，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律法，而是罪恶。

当然，Dunn 的称义观也是其“保罗新观”的重要观点之一。他指出保罗的称义观必须从“义”（*dikaioσuvnh*）的观念来了解，而这个“义”指的不是某种可以测量的理想素质，而是一种关系的理念。换言之，“义”指的是，在一个互动的关系中，其中一方对另一方履行所当尽的责任。⁴⁹故“神的义”包含两个意义，即神履行他对造物，尤其是全人类的责任，及神履行他对恩约子民的责任。简言之，“神的义”指的就是神对其子民的信实。⁵⁰因此，从这个对“神的义”的诠释来看，保罗的称义观就是处在神对全人类的拯救行动与神对选民的信实的一个动态的状态中。换言之，神会采取行动让人类开始与他建立关系，并在这个关系中不断支撑他们。⁵¹因此，“称义”的意义不仅包括“被看为义”，也包括“被成为义”。这是因为在一个互动的关系中，神看其不完美的立约对象为义，同时，神也在这个关系中改造其立约对象渐渐成为义。⁵²同样的，对Dunn而言，“因信称义”也必须从神与人的关系中来理解。因此，“因信称义”指的就是在神人关系中，人对信实的神的完全信赖和依靠。⁵³

总括来说，Dunn 对“保罗新观”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首先，他肯定Sanders所提出的“犹太教宗教范式——恩约行为”。再者，他强调保罗的思想与犹太教有一定的延续性。同时，他也指出保罗所抨击的“律法之工”指的是高举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的身份标记，与律法本身或遵行律法无关。当然，这个观点也就解决了保罗在其书信中时而拥护律法，时而抨击律法的张力。然而，Dunn并没有否定保罗在其书信中偶尔对

⁴⁸ Dunn, *Theology*, pp. 155-159.

⁴⁹ Dunn, *Theology*, p. 341.

⁵⁰ Dunn, *Theology*, p. 342.

⁵¹ Dunn, *Theology*, p. 344.

⁵² Dunn, *Theology*, p. 344.

⁵³ Dunn, *Theology*, p. 379.

律法的负面描述。他指出问题不在律法，而是罪恶。换言之，律法有负面的一面完全是因为其被罪恶利用来作为发挥功效的场所。此外，Dunn也指出保罗在前往大马色路上的经历不是皈依基督教，而是被神呼召来延续与深化其祖先与神所立的恩约，即要将神的恩典扩充至外邦人的境界。最后，Dunn对保罗的称义观的贡献在于以神人关系作为诠释的框架。

1.2.3 N. T. Wright

Wright是“保罗新观”的重要倡导人之一。在1978年，Sanders对他的影响已经可以从其丁道尔的演说（Tyndale Lecture）中看出。⁵⁴自此，Wright的作品都反映出他的“保罗新观”点。⁵⁵与Dunn一样，Wright赞同Sanders所提出的“犹太教宗教范式—恩约行为”，但不赞同他将保罗从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抽离出来。⁵⁶同时，他也赞同Dunn对“律法之工”的诠释，即指的是犹太人的身份标记。⁵⁷然而，Wright认为Dunn的称义观有许多不足之处。因此，在其“保罗新观”中，他特别针对“称义”作出进一步的阐释。⁵⁸这些有关“称义”的课题包括福音、神的义、神称人为义、按照行为审判，因“信”称义，及救恩的秩序（Ordo Salutis）。

⁵⁴ N. T. Wright, “The Paul of History and the Apostle of Faith,” *Tyndale Bulletin* 29 (1978): 61-88.

⁵⁵ Wright, *Messiah*; N. T. Wright, *The Climax of Covenant: Christ and Law in Pauline Theolog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1);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Putting Paul Together Again: Towards a Synthesis of Pauline Theology (1 and 2 Thessalonians, Philippians, and Philemon),” in *Pauline Theology*, vol. 1: *Thessalonians, Philippians, Galatians, Philemon* ed. J. Bassler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pp. 183-211; “Romans and the Theology of Paul,” in *Pauline Theology*, vol. 3: *Romans*, eds. D. M. Hay and E. E. Johnson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5), pp. 30-67; “The Law in Romans 2,” in *Paul and the Mosaic Law*, ed. James D. G. Dun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pp. 131-150; *What Saint Paul Really Said: Was Paul of Tarsus the Real Founder of Christianity?* (Oxford: Lion, 1997).

⁵⁶ Wright, *Paul*, 18-20; N. T. Wright, “New Perspectives on Paul: 10th Edinburgh Dogmatics Conference (25-28 August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ntwrightpage.com/Wright_New_Perspectives.htm; Internet>, Date Accessed: 19 July 2007.

⁵⁷ Wright, “New Perspectives,” p. 3.

⁵⁸ Wright, “New Perspectives,” p. 3.

针对“福音”，Wright指出福音不是任何得救的方法，而是“耶稣基督是主”的宣告。更准确的说，福音是宣告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且成为以色列的弥赛亚与全世界的主。⁵⁹再者，他指出这个宣告有双重的意义，包括显明神的义及推翻罗马政权。“推翻罗马政权”无疑是因为宣告基督是主也就间接否定了凯撒是主。⁶⁰至于“显明神的义”，其与Wright对“神的义”的诠释息息相关。Wright声称神的义指的是神对亚伯拉罕恩约的信实，即要解决罪恶的问题及建立普适性的家庭。⁶¹故福音显明神的义意味着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兑现了亚伯拉罕恩约的应许。⁶²

再者，对Wright而言，“神的义”与“神称人为义”的“义”是有区别的。他指出“神称人为义”是希伯来人的法庭语言。在希伯来的法庭中，当一个人被法官宣判为义时，这不是道德的宣判，而是法庭宣判的结果。显然的，这个宣判的结果与法官的义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法官的义意味着他维护正义，而不是他会将他的义注入被宣判为义者的身上。⁶³故此，“神称人为义”是神宣判某人具有义的新地位，与“神的义”无关。

同时，Wright指出“神称人为义”不只是法庭语言，也是恩约语言。换言之，神是在恩约的框架中宣判某人具有义的新地位。⁶⁴这个宣判有两个意义：一，他是义的，因为他的罪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得着赦免；二，他是恩约子民的一份子。⁶⁵当然，Wright所谓的恩约子民不是犹太选民，而是由所

⁵⁹ Wright, *Paul*, pp. 45-46; Wright, “New Perspective,” p. 5.

⁶⁰ Wright, “New Perspectives,” p. 5.

⁶¹ N. T. Wright,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Reflections,” in *The New Interpreter's Bible, vol. X: Introduction to Epistolary Literature: Acts, Romans, First Corinthians*, ed. Leander E. Keck, et al. (Nashville: Abingdon, 2002), pp. 395-770, here p. 398; Wright, *Paul*, p. 96; Wright, “New Perspective,” p. 6.

⁶² Wright, “New Perspectives,” p. 5.

⁶³ Wright, *Paul*, pp. 97-98; Wright, “New Perspective,” p. 7.

⁶⁴ Wright, “Romans,” p. 468.

⁶⁵ Wright, “New Perspective,” p. 12.

有信基督的人所组成的新恩约群体。这个新恩约群体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而如今在基督和圣灵里被建立起来的群体。⁶⁶当然，这个新群体的标记不是割礼、食物的条例或安息日，而是“信”。⁶⁷值得注意的是，Wright 强调“神称人为义”与某人如何进入恩约群体无关，而是与某人知道谁属于恩约群体有关。⁶⁸简言之，福音和“神称人为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救恩论的范畴；后者属于教会论的范畴。换言之，福音宣告耶稣基督是主，称义讲述福音所带来的意义。

再者，Wright 也指出“神称人为义”不只是法庭语言和恩约语言，也是末世天启语言。换言之，称义与末世的判决有关。在末世的判决中，神会还其子民清白，同时也会揭露其隐藏已久的计划。⁶⁹以此观念为基础，Wright 声称“神称人为义”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即过去的称义、现在的称义和将来的称义。过去的称义指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且在耶稣复活时已经完成；现在的称义指的是神宣判某人是恩约子民，且在其受洗归入基督时完成。再者，现在的称义也同时将过去的称义和将来的称义连贯起来。换言之，现在的称义包含两个涵义：相信过去的称义和期盼将来的称义；⁷⁰将来的称义指的是神在末日时按照一个人在圣灵里的行为表现来审判的结果。⁷¹简言之，现在的称义是因“信”称义，而将来的称义是因“行为”审判。

针对因信称义的“信”，Wright 认为这个“信”指的是

⁶⁶ Wright, "New Perspective," p. 13.

⁶⁷ Wright, "New Perspective," p. 133.

⁶⁸ Wright, *Paul*, p. 119.

⁶⁹ Wright, *Paul*, p. 99; Wright, "Romans," p. 401.

⁷⁰ Wright, "New Perspective," pp. 9-10. 引用Wright自己的话: "Justification by faith... is the anticipation in the present of the justification which will occur in the future, and gains its meaning from that anticipation."

⁷¹ N. T. Wright, "The Paul Page: The Shape of Justific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www.thepaulpage.com/Shape.html>>, Date Accessed: 14 June 2007; James D. G. Dunn and N. T. Wright, "The Paul Page: An Evening Conversation on Paul with James D. G. Dunn and N. T. Wright," available from <<http://www.thepaulpage.com/Conversation.html>>, Date Accessed: 14 June 2007.

恩约子民的身份标记。⁷²同时，这个“信”也包含了“顺服——人对福音的正面回应”⁷³和“诚信——人对恩约的正面回应”⁷⁴两个层面。再者，Wright 强调这个“信”指的不是某人得着新地位之后所作出的工作，而是某人因圣灵的呼召所结出的初果。同时，他也强调圣灵的工作不仅于此，反之，圣灵会持续在信徒的生命中结出善果，直到末日的审判。⁷⁵

至于救恩的秩序，Wright 指出救恩的第一个阶段是呼召。他强调这个呼召指的不是被呼召去完成一项任务，而是福音的呼召，即圣灵在一个人的生命所作的工作，包括引导他离弃偶像和罪恶，并藉着信基督归向神。接着，Wright 指出救恩的第二个阶段是称义，即神宣告这位被神呼召的人是恩约群体的一份子，而救恩的第三个阶段是得荣耀。这个阶段指的是每一位信福音并受洗的信徒与基督共享他荣耀的生命及他对世界的统治。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Wright 不赞同 Sanders 所说的“从问题解决方案来推论问题的根源”，而是认为“从人的困境到问题解决方案”。然而，Wright 为“困境”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他指出“困境”指的是恩约子民的被掳状况。他进一步说明，虽然在保罗时代的犹太人已经从被掳之地回归，可是，就他们仍在罪恶中的状况而言，他们仍旧处在被掳之地，期待神兴起其在恩约中所应许的使者来拯救他们。故此，Wright 指出耶稣基督的来临就是这个困境的解决方案。换言之，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与所有信基督者重新立约，让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可以从被掳之地回归，且成为恩约子民。⁷⁶

总括来说，Wright 对“保罗新观”的贡献包括：一，区分“福音”与“称义”，前者指宣告耶稣基督是主，后者指神

⁷² Wright, "Romans," p. 468.

⁷³ Wright, "Romans," p. 664; Wright, *Paul*, p. 160.

⁷⁴ Wright, "Romans," p. 420.

⁷⁵ Wright, "New Perspective," p. 11.

⁷⁶ Wright, "Law," pp. 141-142, 147.

宣称某人是恩约子民；二，将“神的义”诠释为神对亚伯拉罕恩约的信实；三，区分“现在的称义”和“将来的称义”，前者指因信称义，后者指因行为审判；四，“信”是恩约子民的标记，包含对福音的“顺服”和对恩约的“诚信”两个意义；五，圣灵在信徒生命中所结的初果是“信”，且会继续结出善果，直到审判之日；六，从被掳的观念来看未信者的状况。

小结

纵观了三位“保罗新观”的主要倡导人对“保罗新观”所提出的观点之后，必须承认的是，他们之间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者彼此认同，有者彼此否定，也有者彼此补充。当然，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都认同犹太教是一个“恩典”的宗教，而其宗教范式是“恩约行为”。再者，Dunn和Wright都认同保罗的思想与犹太教有一定的延续性，及保罗在其书信中所反对的“律法之工”指的是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及排他主义。

当然，“保罗新观”有其支持者和拥护者，⁷⁷但同时也有

⁷⁷ 如Neil Elliott, *The Rhetoric of Romans: Argumentative Constraint and Strategy and Paul's Dialogue with Judaism*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0); Lloyd Gaston, *Paul and the Torah*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87); Stanley K. Stowers, *A Rereading of Romans: Justice, Jews, and Gentil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4); Francis Watson, *Paul, Judaism and the Gentiles: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但是, 在Francis Watson, *Paul, Judaism and the Gentiles: Beyond the New Perspectiv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7) 改变立场。Mikael Winninge, *Sinners and the Righteou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salms of Solomon and Paul's Letters*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95); Kari Kuula, *The Law, the Covenant and God's Plan: Paul's Polemical Treatment of the Law in Galatians* (Helsinki: Finnish Exegetical Society /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9); Terence L. Donaldson, *Paul and the Gentiles: Remapping the Apostle's Convictional World*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7); John M. G. Barclay, *Obeying the Truth: Paul's Ethics in Galatian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88); William S. Campbell, *Paul's Gospel in an Intercultural Context: Jew and Gentile i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1); Daniel Boyarin, *A Radical Jew: Paul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Kent L. Yinger, *Paul, Judaism, and Judgment According to De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许多批判者和反对者。⁷⁸接下来，本文将集中讨论与评估反对者对“保罗新观”所提出的观点。

（二）评估“保罗新观”

反对“保罗新观”的学者都各自提出他们对“保罗新观”的不同看法。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本文不会逐一列出学者们的各自看法，而是将他们的看法归纳为不同的主题来讨论之。这些主题包括“恩约行为”、“律法之工”、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按照行为审判及称义观。

⁷⁸ Thomas R. Schreiner, *The Law and Its Fulfillment: A Pauline Theology of Law* (Grand Rapids: Baker, 1993); Thomas R. Schreiner, “‘Works of Law’ in Paul,” *Novum Testamentum* 33 (1991): 217-244; Douglas J. Moo, “‘Law,’ ‘Works of the Law,’ and Legalism in Paul,”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45 (1983): 73-100; A. Andrew Das, *Paul, the Law and the Covenant* (Peabody: Hendrickson, 2001); Peter Stuhlmacher, *Revisiting Paul’s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A Challenge to the New Perspective*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2001); Donald A. Hagner, “Paul & Judaism: Testing the New Perspective,” in *Revisiting Paul’s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A Challenge to the New Perspective*, ed. Peter Stuhlmacher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pp. 75-105; Timo Laato, *Paul and Judaism: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Atlanta: Scholars, 1995); Mark A. Seifrid, “Blind Alleys i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Paul of History,” *Tyndale Bulletin* 45 (1994): 73-95; Mark A. Seifrid, *Justification by Faith: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Pauline Theme* (Leiden: Brill, 1992); Mark A. Seifrid, *Christ, Our Righteousness: Paul’s Theology of Justification*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2000); Glenn N. Davies, *Faith and Obedience in Romans: A Study in Romans 1-4*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0); Colin G. Kruse, *Paul, the Law, and Justification* (Peabody: Hendrickson, 1997); Richard H. Bell, *No One Seeks for God: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of Romans 1.18-3.20*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8); Vincent M. Smiles, *The Gospel and the Law in Galatia: Paul’s Response to Jewish-Christian Separatism and the Threat of Galatian Apostasy*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1998); Brad Eastman, *The Significance of Grac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Seyoon Kim, *Paul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Second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Paul’s Gosp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Stephen Westerholm, *Perspectives Old and New on Paul: The ‘Lutheran’ Paul and His Critic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4); Simon Gathercole, *Where is Boasting: Early Jewish Soteriology and Paul’s Response in Romans 1-5*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D. A. Carson, P. T. O’Brien and Mark A. Seifrid eds., *Justification and Variegated Nomism*,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2004); Guy Prentiss Waters, *Justification and the New Perspectives on Paul: A Review and Response* (Phillipsburg: P & R Publishing, 2004); J. Ligon Duncan, *Misunderstanding Paul?: Responding to the New Perspective* (Wheaton: Crossway Books, 2006).

2.1 “恩约行为”

针对 Sanders 所提出的“犹太教宗教范式 - 恩约行为”，在检视了有关的拉比文献之后，Friedrich Avemarie 指出传统的犹太教有两种不同的救恩观，即以恩典为主的救恩观及以行为为主的救恩观。⁷⁹再者，Solomon Schechter 进一步引用犹太拉比 Akiba 的话 (Aboth 3.20)：“这个世界是被恩典来审判，但是一切都依据行为”来证实这两种救恩观同时并存在保罗时代的犹太教中。⁸⁰同时，Avemarie 亦指出这两种的救恩观在犹太教中平起平坐，且共存在一种无法解决的张力中。⁸¹Mark A. Seifrid 认同 Avemarie 的看法，且声称第一世纪的犹太教不是以“恩约”作为“行为”的大前提，而是“恩约”与“行为”并肩而行。⁸²显然，这些观点都说明“恩约行为”不等同于犹太教的宗教范式，而只是犹太教的其中一部分救恩观。换言之，Sanders 低估了第一世纪的犹太教对顺从的要求。

针对“顺从”的课题，冯荫坤指出，由于 Sanders 没有检视强调顺从的约瑟夫作品、福音书及使徒行传，他确实低估了第一世纪的犹太教对顺从的要求。⁸³C. K. Barrett 亦指出 Sanders 忽略了那些反映出顺从之重要性的保罗书信。⁸⁴再者，Seyoon Kim 更从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保罗时代的犹太教确实鼓吹绝对顺从的证据。⁸⁵同时，他亦指出昆兰群体也寻求行在“完全

⁷⁹ 资料取自 Hagner, “Paul,” p. 86; 参本书注40所列出的 Avemarie 的原著。

⁸⁰ 资料取自 Hagner, “Paul,” p. 86. 原著是 Solomon Schechter, *Aspects of Rabbinic Theology* (London: Macmillan, 1909; reprint, New York: KTAV, 1968), p. 15. 引用的话是笔者的自译，Akiba 的话是：“The world is judged by grace, and yet all is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work.”

⁸¹ 资料取自 Hagner, “Paul,” 86; 请参阅此书注40所列出的 Avemarie 的原著。

⁸² Seifrid, *Christ*, 16.

⁸³ 冯荫坤：《罗马书（卷壹）》，136。请参阅原著 W. Horbury, “Paul and Judaism,” *Expository Times* 90 (1978-1979): 116-118.

⁸⁴ Barrett, *Paul*, p. 80.

⁸⁵ Kim, *Paul*, pp. 144-152. Kim 所查阅的研究有 Martin Hengel, “E. P. Sanders’ ‘Common Judaism,’ Jesus und die Pharisäer,” in *Judaica et Hellenistica: Kleine Schriften I* (WUNT 90; Tübingen: Mohr, 1996), pp. 392-479, especially p. 394; Mark Seifrid, *Justification by Faith: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Pauline Theme* (NovTSup 68; Leiden: Brill, 1992), pp. 78-135; Friedrich Avemarie, “Erwählung und Vergeltung: Zur Optionalen

的道路” (perfection of way) 上。⁸⁶Klyne R. Snodgrass更严厉指责Sanders在选择文献上有严重的偏差,即由其论点来决定所要检视的文件,而不是从其所检视的文件来决定其论点。⁸⁷同样的,Seifrid亦指责Sanders先带上“恩约”的眼镜后才来重建犹太教的救恩观。⁸⁸

然而,要注意的是,Sanders并没有否定在其所检视的犹太文献中,如以斯拉四书确实声称绝对的顺从是得救的必备条件。但同时,他也说明他将之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是因为它“不是犹太教特别好的代表”。⁸⁹显然,Sanders已经说明其目的是要重建具有代表性的犹太教宗教范式,而不是要列举所有与犹太教的救恩观有关的思想。因此,若指控Sanders忽略了反主流派的犹太思想是不公平的。⁹⁰当然,学者们继续重解Sanders没有深入探讨的某些记载,如Charles L. Quarles重解Sanders所忽略的m.Aboth 3.16⁹¹肯定多多益善,但其是否因此而推翻Sanders所发现的“犹太教宗教范式—恩约行为”仍然是一个大问号。这是因为Sanders所检视的资料之广泛性是铁定的事实,⁹²也因此,其所得到的结论的代表性也是不言自明的。

Strukture Rabbinischer Soteriologie,” *New Testament Studies* 42 (1996): 108-126; Charles L. Quarles, “The Soteriology of R. Akiba and E. P. Sanders’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New Testament Studies* 42 (1996): 185-195; Graham N. Stanton, “The Law of Moses and the Law of Christ,” in *Paul and the Mosaic Law*, ed. James D. G. Dunn (WUNT 89; Tübingen: Mohr, 1996), pp. 99-116, especially pp. 104-106; Mark Adam Elliott, *The Survivors of Israel: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logy of Pre-Christian Juda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⁸⁶ 冯荫坤:《罗马书》,137。

⁸⁷ Klyne R. Snodgrass, “Justification by Grace – To the Doers: An Analysis of the Place of Romans 2 in the Theology of Paul,” *New Testament Studies* 32 (1986): 72-93, here 77.

⁸⁸ Seifrid, *Christ*, p. 15.

⁸⁹ Sanders, *Paul*, pp. 421-422.

⁹⁰ 冯荫坤认为纵使以斯拉四书有反主流的迹象,它仍是当时的犹太教思想之一,因此不应该将之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参冯荫坤:《罗马书》,137。

⁹¹ Sanders没有深入探讨m. Aboth 3.16是因为他认为这段记载不只与b. Sanh. 81a有明显的张力,而且没有系统性,甚至难以捉摸;参Sanders, *Paul*, 139, Charles L. Quarles认为Sanders的观点有疑点,因此重解这段记载;参Quarles, “Soteriology,” 185-195.

⁹² Sanders所检视的犹太文献包括圣经、次经和伪经Ben Sirach, I Enoch, Jubilees,

再者，“恩约行为”观对“顺从”也是有一定的要求。这是因为“恩约行为”观主张“恩典”是进入恩约的途径，而“行为”则是保留在其中的不二法门。因此，“恩约行为”观肯定没有否定“顺从”的重要性。这可以从Dunn在其罗马书注释中明言“强调行律法肯定是犹太教的典型特征”得到明证。⁹³此外，笔者不认为“绝对的顺从”对“恩约行为”观会造成重大的威胁。这是因为即使“恩约行为”观主张律法备有赎罪之法，但这也不意味着“恩约行为”观鼓吹随意犯罪或草率的顺从。因此，笔者相信“保罗新观”的支持者也不会反对Kim对腓立比书3:6的诠释，即未经历大马色路上的事件的保罗对律法之顺从的要求是“要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以致悔罪与献祭的需要性达到零点”。⁹⁴

当然，Donald A. Hagner的看法也是不容忽略的。他说：“旧约的宗教...确是一个论恩典而不是论基于行为之义的宗教；不过，在被掳后的时期，...犹太人对于律法的信奉达到了新的强度，...而在这种新发展内，律法取得中心位置是不足为奇的。当然，犹太教与旧约一脉相承，犹太教对律法加剧的着重不一定排除恩典，但是对律法的强调使恩典蒙上阴影确是很可能的。”⁹⁵简言之，Hagner一方面不否定犹太教是一个恩典的宗教，但另一方面却以犹太教为“实践”而非“理论”的宗教否定之。换言之，从理论或神学来说，犹太教与恩典的关系是肯定的，可是，从实践来看，无人可以确定犹太人不会因为

The Psalms of Solomon and IV Ezra死海古卷及拉比文献the Mishnah, the Tosefta, the Babylonian Talmud, the Palestinian Talmud, the Mekilta of R. Ishmael, Sifra, Sifre Numbers, Sifre Deuteronomy, Reconstructed Tannaitic Midrashim, Aboth de Rabbi Nathan and later Midrashim.

⁹³ Dunn, *Romans*, pp. 1-8, 97; 引用的话是笔者的自译，Dunn的话是：“Emphasis on doing the law was of course characteristic of Judaism”。

⁹⁴ Kim, *Paul*, p. 151. 引用Kim自己的话：as perfectly as possible so as to need repentance and sacrifices as little as possible.

⁹⁵ D. A. Hagner, “Paul and Judaism: The Jewish Matrix of Early Christianity: Issues in the Current Debate,” *Bulletin for Biblical Research* 3 (1993), 111-130, here 117. 翻译引自冯荫坤：“罗马书”，136，注9。

某些因素而歪曲宗教精髓甚至本末倒置。⁹⁶因此, Hagner引用 C. K. Barrett 的话讥讽 Sanders, 说: “他是一个假设自己比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更了解保罗的勇者。”⁹⁷然而, 基于 Sanders 的结论是有凭有据, 而不是凭空想像, 故此, 这样的指控是不公平的。

值得一提的是, A. Andrew Das 对“恩约行为”所作出的回应: 一方面, 他认同“恩约行为”是犹太教的宗教范式; 另一方面, 他却认为保罗观念中的犹太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宗教。他指出当保罗信基督之后, 其所接受的以恩典为主的犹太思想框架也随之瓦解了。因此, 对他而言, 犹太人的得救之法不仅是遵行律法, 更是绝对遵行律法。换言之, 在保罗的观念中, 犹太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宗教。⁹⁸可是, 对笔者而言, 即使保罗在信基督后撇弃犹太人的“恩约行为”观, 这也只是他个人观念的改变, 而 Das 的推论似乎说明了保罗在信基督之后, 立刻患上失忆症, 完全忘记了其同胞也是他本身曾经拥有的观念与思想框架。

另一方面, 由于“保罗新观”的倡导者, 尤其是 Dunn 和 Wright 强调保罗的思想与犹太教有一定的延续性, 一些接受“保罗新观”的学者皆被指控提倡两约进路 (two-covenant approach)。换言之, 犹太人与外邦人各有不同的得救之道, 前者依靠“恩约行为”, 后者依靠耶稣基督。事实上, 这个两约进路也正是 Stendahl、Markus Barth、John G. Gager 和 Lloyd Gaston 所接受及采纳的。⁹⁹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不是 Dunn 的立场。这是因为两约进路与“保罗新观”所要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前者加深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 后者则强调保

⁹⁶ Hagner, “Paul,” pp. 87-88.

⁹⁷ Hagner, “Paul,” p. 88; C. K. Barrett, *Paul: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1994), p. 78.

⁹⁸ Das, *Paul*, pp. 6-7.

⁹⁹ Stendahl, *Paul*, p. 2; Markus Barth, *The People of God* (Sheffield: JSOT, 1983); John G. Gager, *The Origins of Anti-Semit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Gaston, *Paul*.

罗要建立的是一个由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组成的新恩约群体。再者, Dunn也在其*The Partings of the Ways*一书中明言其立场不是两约进路, 而是单一进路。¹⁰⁰所以, Hagner指控Dunn的看法与其所声称的单一进路不符, 简直令人费解。¹⁰¹

最后, 要注意的是, 许多反对“保罗新观”的学者, 包括上文所提及的Hagner都必须承认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是一个恩典的宗教。然而, 他们却以这不是保罗所接触的犹太人之思想来抨击“保罗新观”。举例来说, Thomas R. Schreiner指出旧约从来不鼓吹律法主义, 只是保罗时代的犹太人将之扭曲, 诠释为律法主义。¹⁰²再者, Colin G. Kruse也声称, “恩约行为”观确实是第一世纪的犹太教宗教范式, 但“在保罗的观念中, 许多与他同时代的犹太人...已经跌进相信可以靠行律法来称义的陷阱中”。¹⁰³换言之, 这些学者抨击“保罗新观”是因为保罗所反对的犹太教不是恩典的宗教, 而是律法主义的宗教。这也就直接涉及“保罗新观”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即“律法之工”。

2.2 “律法之工”

在“保罗新观”提出了“律法之工”的定义之后, 许多反对“保罗新观”的学者纷纷提出他们的见解。Peter Stuhlmacher认为“律法之工”指的是按照妥拉所作的工 (works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to the Torah), 而保罗反对“律法之工”是因为它不能作为称义的途径。他解释这是因为罪恶的权势导致人无能绝对遵行律法, 所以, 在末日审判时, 一些靠遵行律法所得到的义都会被判决是徒然的。¹⁰⁴ C. E. B.

¹⁰⁰ Dunn, *Partings*, p. 250.

¹⁰¹ Hagner, “Paul,” p. 83, note p. 34.

¹⁰² Schreiner, *Law*, p. 93, n.2.

¹⁰³ Kruse, *Law*, 241;引用的话是作者的自译, Kruse的话是: “In Paul’s view, many Jews of his day... had fallen into the trap of believing that justification could be attained by carrying out what the law required”.

¹⁰⁴ Stuhlmacher, *Revisiting*, p. 43.

Cranfield 持有同样的看法。他指出“律法之工”是因顺从律法所赚到的特殊地位 (a privileged status earned by obedience to the law), 而保罗反对“律法之工”是因为人在堕落后就失去了完全顺服律法的能力。¹⁰⁵简言之, 他们都认为“律法之工”与行律法有直接的关系, 而保罗是基于“数量”(quantitative)的原因而反对“律法之工”的。¹⁰⁶此外, Schreiner指出“律法之工”指的是行律法所命令的(doing what the Law commanded)。但他认为保罗不只是基于“数量”的因素而反对“律法之工”, 他同时也基于“性质”(qualitative)的因素而反对“律法之工”。换言之, 保罗反对“律法之工”的原因是: 一, 无人能守住所有的律法; 二, 行律法有积功德的危机, 与因信称义背道而驰。¹⁰⁷再者, 吴慧仪认为“保罗新观”对“律法之工”的定义过于狭窄, 因为“一, 不是所有提到‘律法之工夫’的经文都可以这样圆满地解释; 二, 这词并不涵盖保罗针对律法的所有争论”。¹⁰⁸

然而, 这些看法都忽略保罗首次提及“律法之工”的用意。加拉太书2:16不只是保罗首次提及“律法之工”, 也是保罗首次提及“因信称义”之处。要注意的是, 这节经文的直接文脉要讲述的不是“我如何得救?”, 而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如何在一个群体里一同生活和敬拜?” 换言之, 保罗的关怀是外邦基督徒与犹太群体关系的问题, 而不是救恩的

¹⁰⁵ C. E. B. “‘The Works of the Law’ in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43 (1991): 89-101, here pp. 96, 100.

¹⁰⁶ Douglas Moo,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pp. 214, 217; Stephen Westerholm, *Israel's Law and the Church's Faith: Paul and His Recent Interpreter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8), pp. 109-130; Robert H. Gundry, “Grace, Works, and Staying Saved in Paul,” *Biblica* 66 (1985): 1-38, here pp. 12-13; Frank Thielmann, *From Plight to Solution: A Jewish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aul's View of the Law in Galatians and Romans* (NovTSup 61; Leiden: Brill, 1989), pp. 28-45, 59-72, 115-122; Martin, *Christ*, pp. 24-25; Davies, *Faith*, pp. 115-127.

¹⁰⁷ Thomas R. Schreiner, “Works of the Law,” in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eds. G. F. Hawthorne and R. P. Martin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93), pp. 975-979, here pp. 977-978.

¹⁰⁸ 吴慧仪: “保罗新观,” 页27。

问题。¹⁰⁹再者，这节经文的直接上文所涉及的课题是割礼（加2:1-10）、食物的条例和共同用餐（加2:11-14），而从来不是人毫无能力遵行所有的律法，抑或遵行律法有赚取功劳的危机。因此，很显然的，“律法之工”正是Dunn所说的犹太人高举民族主义和排他主义的自我意识。¹¹⁰

然而，针对加拉太书的事件，Kim认为若保罗的关怀仅是要外邦人成为恩约子民的一份子，他就无需在加拉太跟那些犹太主义者起如此大的争执，反之他大可迁就他们要求外邦人行割礼以成为恩约子民的成员。然而，这样的论述明显误解了“保罗新观”。对“保罗新观”而言，保罗反对“律法之工”是因为犹太人歪曲了神设立恩约的最初意愿，即要让万民因亚伯拉罕得福，而不是要万民藉着成为犹太人得福。既然亚伯拉罕是在未受割礼前已经因信称义，那么保罗就不可能对外邦人必须行割礼方可成为恩约子民一事上有任何的妥协。

再者，Hagner虽然不反对“律法之工”指的是犹太人的身份标记，但却认为Dunn将“律法之工”局限在犹太人的身份标记的看法过于狭窄。换言之，他认为保罗反对“律法之工”并不仅是因为其社会性的负面功能，也包括反对犹太人的律法主义。¹¹¹Schreiner认同Hagner的看法，且声称犹太人的排外主义与他们的律法主义是并肩而行且不能分开的。他进一步指出，任何简化了社会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之间的界限划分得过于清楚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¹¹²然而，明显的，Dunn从来没有将“律法之工”局限在其社会功能，反之，其所强调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诠释犹太人的律法观。再者，当犹太人视割礼、食物的条例和安息日作为他们所独有的身份标记时，他们肯定会以行这些律法为荣。故，这两者并肩

¹⁰⁹ James D. G. Dunn, "The Incident at Antioch (Gal. 2.11-18)," in *Jesus, Paul and the Law: Studies in Mark and Galatians* (London: SCM, 1990), pp. 129-182, here pp. 130-131. 另参 Ezra Hon-seng Kok, *Truth*, pp. 61-79; 郭汉成: 《加拉太书导论》，页21-46, 86-97。

¹¹⁰ Kim, *Paul*, p. 61.

¹¹¹ Hagner, "Paul," p. 100.

¹¹² Schreiner, *Law*, p. 103.

而行是在所难免的。可是，若说他们是以此作为赚取救恩的途径，则未免过于强词夺理，显然是要将旧观点强加在新观点之上。

同时，Hagner亦指出Dunn对“律法之工”的诠释实际上已经把因信称义在保罗神学中的中心地位挤到了边缘地带，使之仅作为外邦人可以加入恩约群体的管道。¹¹³然而，Hagner也承认这个指控是不公平的，因为Dunn已经声明其对“律法之工”的诠释完全没有排挤因信称义在更正教中的地位。¹¹⁴

2.3 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经历

一般上，“保罗新观”的反对者并不反对保罗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然而，他们却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够全面。他们声称保罗的这个经历不只包括被呼召成为外邦使徒，也包括领悟到福音的真义。这可以从Kim引用加1:15-16作为其论证看出。他指出此处经文一方面说明保罗被呼召成为外邦使徒，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保罗向外邦人的宣讲内容中心不是外邦人可以成为恩约子民的一份子，而是耶稣基督。因此，保罗被呼召成为外邦使徒及保罗领悟到福音的真义是两件不能分开的事件。¹¹⁵然而，这样的解释明显忽略了加1:15-16所强调的。在这里，保罗明言神在大马色事件中将耶稣启示在他心里，他“把神传在外邦人中”。¹¹⁶

另一方面，Kim也指出Dunn将保罗前往大马色的路上之经历局限在领受向外邦人宣教的呼召，也就说明了耶稣的死只对外邦人有意义。更关键的是，Kim认为这个说法也直接让Dunn本身跌进了其所拒绝接受的两约进路。¹¹⁷当然，这样的

¹¹³ Hagner, "Paul," pp. 104-105.

¹¹⁴ Hagner, "Paul," p. 104.

¹¹⁵ Kim, *Paul*, pp. 10-13.

¹¹⁶ James D. G. Dunn, "'A Light to the Gentiles', or 'The End of the Law'?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amascus Road Christophany for Paul," in *Jesus, Paul, and the Law: Studies in Mark and Galatians*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1990), pp. 89-107, here p. 89.

¹¹⁷ Kim, *Paul*, pp. 20-21.

指控对Dunn是不公平的，因为Dunn从来没有宣称耶稣的死只对外邦人有意义，反之，Dunn认为耶稣的死乃是跟神的恩典得以从犹太民族主义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息息相关。因此，其有效性肯定不只局限于外邦人，而是所有的恩约子民。

再者，Kim不同意Dunn将保罗的因信称义观的发展延后至其被呼召/皈依的14或17年后，即安提阿事件之前。¹¹⁸他认为保罗的因信称义观的发展紧接于大马色路上的经历。这是因为这个事件完全击垮了保罗对律法的zh'lo"。甚至，Kim讥讽Dunn“将这个真实的皈依事件变成一个造成保罗部分失忆的现代交通意外。”¹¹⁹然而，这样的指控只是Kim本身的推论，没有圣经的支持，也不是保罗本身的证词。加2:1-10清楚说明信基督的外邦人与行割礼的问题只发生在大马色事件的14或17年之后。换言之，信基督与守律法之间的张力只发生在大马色事件的14或17年之后。¹²⁰也就是说，保罗思想中的因信称义与“律法之工”的对立也是在这段期间发展出来，而不是在大马色事件中顿悟的道理。

2.4 按照行为审判

针对Wright所提出的按行为审判，有人指控其思想为伯拉纠或半伯拉纠主义。¹²¹Dunn为其辩护，他指出保罗强调，按行为受审判乃是期望信徒行善并且结出圣灵的果子。他加上，在末日审判时，保罗肯定是期盼可以将“完美无缺”的信徒呈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因此，若一个人认为，保罗相信一个罪人在信基督时的恶性与在末日审判时的恶性是不相上下的

¹¹⁸ Seyoon Kim, *The Origin of Paul's Gosp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1).

¹¹⁹ Kim, *Paul*, p. 29. 引用的话是笔者的自译，Kim的话是：“to turn this genuine conversion into something like a modern-day car accident that resulted in Paul's partial memory loss”.

¹²⁰ Dunn, “Light,” pp. 98-99.

¹²¹ 请参阅Phil Johnson, “A Defence of the Old Perspective on Paul,” *Lecture at London Reformed Baptist Seminary*, January 10, 2004.

话，其神学肯定是有所偏差的。¹²²Wright认为反对者误解了他所提出的现在的称义与将来的称义之间的区分。现在的称义是指在“现在”的“因信称义”中已经预先看到将来按照行为的审判的称义。换言之，保罗并没有在时间上对这两者作清楚划分，反之保罗让它们处在一个绝对又适当的张力中。¹²³

同时，Wright也声称按照行为受审判绝对有圣经的支持。这些经文包括罗2:1-12与帖前2:19-20等。罗2:1-12清楚说明一个人的生活行为表现是末日审判的标准，而帖前2:19-20则说明帖撒罗尼迦的那些“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自己的国，得他荣耀的神”的信徒是保罗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盼望、喜乐和所夸的冠冕，而不是基督的宝血和公义。¹²⁴再者，Dunn加上，保罗在他处也声称他要克制己身，使它完全顺服，免得他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淘汰了（哥林多前书9:24-27），以及行不义的人（哥林多前书6:9-11）和行情欲的事的人（加拉太书5:19-21）不能承受神的国。¹²⁵

2.5 称义观

Wright所提出的称义观遭到第259届的美国改革宗的大会（259th Synod of the Reformed Church of the United States）严厉抨击。在提出了Wright的所有错谬后，此大会作出了如此的建议：“我们判决N. T. Wright对因信称义的教导是另一类的福音，故此呼吁他为其过悔改。”¹²⁶基本上，此报告提出了五个主题来抨击Wright的主张，这五个主题是：一，“义”的定义；

¹²² Dunn, “Paul Page”.

¹²³ Dunn, “Paul Page”.

¹²⁴ Dunn, “Paul Page”.

¹²⁵ Dunn, “Paul Page”.

¹²⁶ The 259th Synod of the Reformed Church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to Study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May 16-19, 2005, 35; available from <<http://www.rcus.org/main/pdfs/NPP%20Report.pdf>>, Date Accessed: 24 July 2007. 引用的字是笔者的翻译，此报告所用的字是：“We judge that the teachings of N. T. Wright on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re another gospel and call upon him to repent of his errors”.

二，保罗的称义观；三，因行为审判；四，“注入”的义；五，称义与“信”的关系。

首先，对于“义”的定义，大会反对 Wright 将其定义局限在恩约的框架中。在检视了旧约所提出的“义”的观念后，大会提出三个理由来指证 Wright 的“义”与旧约的观念有出入：一，旧约的“义”是法庭与伦理的用语，而非恩约的用语；二，旧约的“义”的法庭用语与惩罚有关，而不是如 Wright 所说的，与民法有关；三，在旧约，法庭是按照某人之“义”的行为来宣判其为“义”者。¹²⁷换言之，大会认为 Wright 所提出的“义”与圣经不符。

至于保罗的称义观，大会对 Wright 提出两个批判：一，大会不认同“称义”是法庭宣判某人成为恩约子民的一份子，反之认为“称义”意味洗脱被称义者的所有罪名。¹²⁸二，大会指出“称义”与救赎论有关，并引经据典指出全世界都在罪恶下（罗3:19），而其解决方案不是恩约，而是基督。换言之，被称义者之所以被称义，不是因为他们恩约之中，而是因为他们基督里（罗8:1）。所以，大会认为称义的问题，不是“我是否是恩约的成员”，而是“神是否定我有罪”。大会也因此否定 Wright 认为称义与教会论有关的看法。¹²⁹

再者，对于 Wright 的“因行为审判”，大会提出三个与之不同的观点：一，大会指出称义是一次完成永远完成的事件，所以坚决否定有第二次的称义，并指出末日的审判与称义无关，而是对 Wright 所谓的第一次称义的公开宣告和肯定。¹³⁰二，大会不认同 Wright 认为现在的称义只是对将来的称义期盼，反之现在的称义意味着已经开始享有永生的福分；三，大会不认同“在圣灵里所结出的善果”是末日审判的标准，反之

¹²⁷ Synod, "Report," p. 19.

¹²⁸ Synod, "Report," p. 25.

¹²⁹ Synod, "Report," pp. 25-26.

¹³⁰ 参 Waters, *Justification*, p. 210.

认为善果是恩典及与基督联合的记号和结果。¹³¹大会从罗马书5:17-18及罗马书5:1-11指出称义是现在已经完成的事件，否则信徒就不能在今世享有生命及与神和好的关系。¹³²再者，大会也否定Wright对罗2:13的解经，大会认为这节经文与末日按照行为审判无关，而是重述律法的规范（criterion of the law）。其原因是这节经文不是指向基督徒而言，而是要指出全人类的困境，即无人能靠行律法称义。¹³³因此，大会的总结是，最后的称义的教导与保罗及耶稣的教导（约5:24）背道而驰。¹³⁴

至于“注入”的义，大会指出这个观念对保罗来说并不陌生。同时，大会亦指出保罗不是一个死板板借用希伯来法庭的审讯框架来表达其观念的人。最好的证据是，保罗指出神称“不义”的为“义”的，而这肯定不是希伯来法庭的法官的作风。再者，大会指出若Wright否定保罗有“注入”的义的观念，他也必须接受保罗没有世人的过犯可以注入基督身上的观念。可是，这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9-21清楚表达的观念。基于此，大会断定Wright的看法是非保罗的。

最后，针对“信”与称义的关系，大会否定“信”是恩约子民的标记。反之，大会指出恩约子民的标记是洗礼。再者，大会也反对Wright将“信”等同于诚信的观点，并指出保罗从来没有说明一个人是因为“信”而称义，反之，保罗的观点是藉着“信”而称义。因此，“信”指的不是诚信，而是将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且是与工作对立的。更重要的是，“信”将信徒与基督联合起来。

事实上，上述这些第259届美国改革宗大会所提出来抨击Wright的观点，也即代表了反对“保罗新观”的阵容（尤其是持“传统路德观”者）的观点。¹³⁵显然，他们的观点出自于

¹³¹ Synod, "Report," p. 27.

¹³² Synod, "Report," p. 28.

¹³³ Synod, "Report," p. 28. 参Waters, *Justification*, p. 177.

¹³⁴ Synod, "Report," p. 30.

¹³⁵ 参John Piper, *The Future of Justification: A Response to N. T. Wright* (Wheaton: Crossway, 2007); Waters, *Justification*; Michael Beasley, *Indeed, has Paul Really Said? A Review of*

背后的三大关怀与顾虑，即“保罗新观”低估了“罪”和“个人”在称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保罗新观”威胁了“清楚的教义”的重要性。¹³⁶显然，反对的阵容否定从“恩约”的框架来理解“义”与“称义”，并坚持它们是法庭用语且与赏善罚恶与救赎论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担忧“罪”和“个人”的层面被排挤到“称义”的门框外。同时，他们对“注入”的义的坚持，以及对“信”不能作为恩约子民的身份标记，而是将信徒与基督联合起来的因素的坚持，也表露了同样的关怀。至于他们反对“保罗新观”的“因行为审判”的观点则表露出他们对所谓的“清楚的教义”的坚持与执着。

然而，笔者认为，与其说“保罗新观”低估了“罪”和“个人”的层面在称义上的地位，不如说“传统路德观”误解了“保罗新观”。这可以从Dunn和Wright的言论得到凭证。Dunn声称“保罗新观”“不是要取代传统观的重点。我们所要说的是那一个已经‘失去’而需要‘复得’的层面”。¹³⁷同时，Wright也声称“这是完全不对的，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我拥护群体教会论而否定或低估了个人的层面。是的，我反对西方文化猖狂的个人主义，也尝试坚决以圣经为本的在基督里的群体合一观来对抗它。但是，这决不削弱每一个个人面对福音的大能，以及每一个个人需要从偶像转向神，从罪恶转向圣洁，和从死亡转向生命的重要性”。¹³⁸再

N. T. Wright's Book: What Saint Paul Really Said (Logos Christian Research Ministries, 2007).

¹³⁶ 参Simon Gathercole, "What Did Paul Really Mean?"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007): 22-28.

¹³⁷ Dunn, "Paul Page". 引用的话是笔者的自译，Dunn的话是：“Not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emphases. What we're saying is that there is a dimension that has been lost and needs to be recovered”.

¹³⁸ Wright, "New Perspective". 引用的话是笔者的自译，Wright的话是：“it is simply not true, as people have said again and again, that I deny or downplay the place of the individual in favour of a corporate ecclesiology. True, I have reacted against the rampant individualism of western culture, and have tried to insist on a biblically rooted corporate solidarity in the body of Christ as an antidote to it. But this in no way reduces the importance of every person being confronted with the powerful gospel, and the need for each one to be turned around by it from idols to God, from sin to holiness, and from death to life.”

者，Wright也指出“一些作品经常两极化一方面论及‘我如何得救和我如何进入一个个人与神的关系’的因信称义观，和另一方面论及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何在一起，以及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的事实。它们不是两件分开且二分化的事情。这是因为二者有连带关系。他们绝对同行而不是二者择其一”。¹³⁹更重要的是，Wright也声称“立约本是为着对付罪的问题...一旦我们能全然掌握住保罗立约神学的本质，对于害怕保罗书信中立约的语词会有损于十字架和罪之神学的正当性，变属无稽之谈。立约的目的，就是在解决世上罪恶的问题，并且已在主耶稣基督的十架上成就了”。¹⁴⁰至于“因行为审判”的观点是否否定了“清楚的教义”。笔者认为Dunn的一席话值得深思：罗马书第8章给信徒肯定无比的得救确据，可是在他处，他又对信徒的得救表示焦虑，并警告他们要坚忍到底。这说明保罗二者并重。虽然我们常常无法让二者在一个包裹中融洽共处，但我们无需为之感到焦虑。更应该让我们焦虑的是，我们对没有重视保罗所重视的观点。¹⁴¹

¹³⁹ Dunn, "Paul Page". 引用的话是笔者的自译，Dunn的话是：“Some recent writing continues to polarize justification by faith in terms of ‘how I get saved and how I get into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how Jews and Gentiles come together, and the fact that Gentiles don’t have to get circumcised. These are not two separate things to be polarized in Paul. It is because of the one that the other is true. They go absolutely together and it’s not an either-or.”

¹⁴⁰ Wright, *Paul*, p. 128. 翻译取自汤姆·赖特 N.T. Wright: 《再思保罗神学争议》(中译; 台湾, 校园, 2000), 页194。

¹⁴¹ Dunn, "Paul Page". Dunn的话是：“On the one hand Paul can speak with unshakeable assurance. I am thinking of Romans 8...But he can also say the other things – all these warnings and expressions of concern for his converts, that they persevere right to the end. So it’s holding both emphases in balance. Often we’re not able to tie them all together into a neat package or a grand narrative or whatever, but that shouldn’t worry us. What should worry us is that we’re not giving weight to things that Paul gave weight to.”

小结

显然，“保罗新观”的反对者所提出的论点有两个方向：一，完全否定“保罗新观”所提出的观点，坚决“传统路德观”的旧观点；二，接受“保罗新观”所提出的观点，但认为其观点不够完全，必须由旧观点来补足。然而，不能否定的是，反对者的声音常常与其所背负的神学包袱息息相连。当然，这也导致他们无法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正视“保罗新观”。

总结

总括来说，“保罗新观”的内容可以由其三位倡导人所提出的三个术语来代表之，即Sanders的“犹太教宗教范式 - 恩约行为”、Dunn的“律法之工-身份标记”及Wright的“以恩约神学作为框架的称义观”。乍看之下，“保罗新观”与“传统路德观”的重要区分在于前者强调群体与恩约关系，后者强调个人与神的个别关系。然而，要注意的是，“保罗新观”并没有否定后者，而是要突显这个必须“失而复得”的前者，好让信徒能够以一个较全面和平衡的角度来诠释信徒与神的关系。

当然，从上文众多学者对“保罗新观”的反弹与反击来看，“保罗新观”确实在研究保罗的学术界中带来很大的冲击。然而，明显的，“保罗新观”的反对者，不论他们仍然坚决反对“保罗新观”，抑或采取妥协的立场，即将二者的观念融合在一起，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即竭尽所能维护传统路德的旧观点。至今，“保罗新观”仍然屹立不倒，而反对者仍然坚持己见。不论最后那一方将脱颖而出，笔者认为，那不是最重要的。反之，最重要的是，正如吴慧仪所说的“圣经研究的重要性不一定在于持守信仰传统，而在于为信仰传统背后的历

史求真”。¹⁴²故此，那些继续以“历史”及“圣经文本”为依据来探讨“保罗新观”的努力肯定是多多益善的。

参考书目

Barclay, John M. G. *Obeying the Truth: Paul's Ethics in Galatian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88.

Barrett, C. K. *Paul: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1994.

Barth, Markus. *The People of God*. Sheffield: JSOT, 1983.

Beasley, Michael. *Indeed, Has Paul Really Said? A Review of N. T. Wright's Book: What Saint Paul Really Said*. Logos Christian Research Ministries, 2007.

Bell, Richard H. *No One Seeks for God: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of Romans I.18-3.20*. Tübingen: Mohr, 1998.

Boyarin, Daniel. *A Radical Jew: Paul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Campbell, William S. *Paul's Gospel in an Intercultural Context: Jew and Gentile i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1.

¹⁴² . 吴慧仪：“保罗新观，”页23。

Carson, D. A.; P. T. O'Brien; and Mark A. Seifrid, (eds.). *Justification and Variegated Nomism*.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2004.

Cranfield, C. E. B. "The Works of the Law' in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43 (1991): 89-101.

Das, A. Andrew. *Paul, the Law, and the Covenant*. Peabody: Hendrickson, 2001.

Davies, Glenn N. *Faith and Obedience in Romans: A Study in Romans 1-4*.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0.

Davies, W. D. *Paul and Rabbinic Judaism: Some Rabbinic Elements in Pauline Theology*, 4th edi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0.

Donaldson, Terence L. *Paul and the Gentiles: Remapping the Apostle's Convictional World*.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7.

Duncan, J. Ligon. *Misunderstanding Paul?: Responding to the New Perspective*. Wheaton: Crossway Books, 2006.

Dunn, James D. G. *Galatians*. London: A. & C. Black, 1993.

_____. *Romans 1-8*.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8.

_____. *Romans 9-16*.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1988.

- _____. *The Partings of the Way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Character of Christianity*. London: SCM, 1991.
- _____. *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 _____. *The Theology of Paul's Letter to the Galat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_____. “‘A Light to the Gentiles’, or ‘The End of the Law’?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amascus Road Christophany for Paul.” In *Jesus, Paul, and the Law: Studies in Mark and Galatians*.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1990, pp. 89-107.
- _____. “4QMMT and Galatians.” *New Testament Studies* 43 (1997): 147-153.
- _____. “A Response to Peter Stuhlmacher.” In: *Auferstehung-Resurrection: The Fourth Durham-Tübingen Research Symposium*, eds. F. Avemarie and H. Lichtenberger. Tübingen: Mohr, 2001, pp. 363-368.
- _____. “Jesus the Judge: Further Thoughts of Paul's Christology and Soteriology.” In: *The Convergence of Theology: A Festschrift Honoring Gerald O' Collins, S. J.*; eds. S. T. David and D. Kendall. Mahwah: Paulist Press, 2001.
- _____. “The Incident at Antioch (Gal. 2.11-18).” In: *Jesus, Paul and the Law: Studies in Mark and Galatians*. London: SCM, 1990, pp. 129-182.

_____.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In: *Jesus, Paul and the Law: Studies in Mark and Galatians*. London: SCM, 1990, pp. 183-214.

_____. "Works of the Law and Curse of the Law (Galatians 3.10-14)." In: *Jesus, Paul and the Law: Studies in Mark and Galatians*. London: SCM, 1990, pp. 215-236.

_____. "Yet Once More – 'The Works of the Law': A Respons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46 (1992): 99-117.

Dunn, James D. G. and N. T. Wright, "The Paul Page: An Evening Conversation on Paul with James D. G. Dunn and N. T. Wright." <<http://www.thepaulpage.com/Conversation.htm>>, Date Accessed: 14th June 2007.

Eastman, Brad. *The Significance of Grac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Elliott, Neil. *The Rhetoric of Romans: Argumentative Constraint and Strategy and Paul's Dialogue with Judaism*.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0.

Gager, John C. *The Origins of Anti-Semit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Gaston, Lloyd. *Paul and the Torah*.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87.

Gathercole, Simon. *Where is Boasting: Early Jewish Soteriology and Paul's Response in Romans 1-5*.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_____. “What Did Paul Really Mean?”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007): 22-28.

Gundry, Robert H. “Grace, Works, and Staying Saved in Paul.” *Biblica* 66 (1985): 1-38.

Hagner, D. A. “Paul and Judaism: The Jewish Matrix of Early Christianity: Issues in the Current Debate.” *Bulletin for Biblical Research* 3 (1993): 111-130.

_____. “Paul & Judaism: Testing the New Perspective.” In: *Revisiting Paul's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A Challenge to the New Perspective*, ed. Peter Stuhlmacher.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pp. 75-105.

Kim, Seyoon. *Paul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Second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Paul's Gosp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Kok, Ezra Hon-Seng.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A Study in Galatians 2:15-21*. Jian Dao Dissertation Series 7.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00.

Kruse, Colin G. *Paul, the Law, and Justification*. Peabody: Hendrickson, 1997.

- Kuula, Kari. *The Law, the Covenant and God's Plan: Paul's Polemical Treatment of the Law in Galatians*. Helsinki: Finnish Exegetical Society /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9.
- Laato, Timo. *Paul and Judaism: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Atlanta: Scholars, 1995.
- Montefiore, C. G. "The Genesis of the Religion of St Paul." In: *Judaism and St Paul: Two Essays*. London: Max Goschen, 1914, pp. 1-129. Quoted in Colin G. Kruse, *Paul, the Law and Justification*. Peabody: Hendrickson, 1996.
- Moo, Douglas J. "'Law,' 'Works of the Law,' and Legalism in Paul."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45 (1983): 73-100.
- _____.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 Moore, George Foot. "Christian Writers on Judaism."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4 (1921): 197-254. Quoted in Frank Theilman, *Paul and the Law*.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4.
- Munck, Johannes. *Paul and the Salvation of Mankind*. ET. London: SCM, 1959.
- Piper, John. *The Future of Justification: A Response to N. T. Wright*. Wheaton: Crossway, 2007.

Sanders, E. P.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A Comparison of Patterns of Religion*. London: SCM, 1977.

_____. *Paul, the Law and the Jewish Peopl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83.

Schoeps, H. J. *Paul: The Theology of the Apostle in the Light of Jewish Religious History*. ET. London: Lutterworth, 1961.

Schreiner, Thomas R. *The Law and Its Fulfillment: A Pauline Theology of Law*. Grand Rapids: Baker, 1993.

_____. “‘Works of Law’ in Paul.” *Novum Testamentum* 33 (1991): 217-244.

_____. “Works of the Law.” In: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eds. G. F. Hawthorne and R. P. Martin.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93, pp. 975-979.

Schweitzer, Albert. *The Mysticism of Paul the Apostle*. ET. New York: Macmillan, 1955.

Seifrid, Mark A. *Christ, Our Righteousness: Paul's Theology of Justification*.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2000.

_____. “Blind Alleys i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Paul of History.” *Tyndale Bulletin* 45 (1994): 73-95.

_____. *Justification by Faith: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Pauline Theme*. Leiden: Brill, 1992.

Smiles, Vincent M. *The Gospel and the Law in Galatia: Paul's Response to Jewish-Christian Separatism and the Threat of Galatian Apostasy*.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1998.

Snodgrass, Klyne R. "Justification by Grace — To the Doers: An Analysis of the Place of Romans 2 in the Theology of Paul." *New Testament Studies* 32 (1986): 72-93.

Stendahl, Krister. *Paul among Jews and Gentile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SCM, 1977.

_____. "Paul and th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 In: *Paul among Jews and Gentile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SCM, 1977, 78-96.

Stowers, Stanley K. *A Rereading of Romans: Justice, Jews, and Gentil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4.

Stuhlmacher, Peter. *Revisiting Paul's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A Challenge to the New Perspective*.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2001.

Theilman, Frank. *From Plight to Solution: A Jewish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aul's View of the Law in Galatians and Romans*. NovTSup 61. Leiden: Brill, 1989.

Waters, Guy Prentiss. *Justification and the New Perspectives on Paul: A Review and Response*. Phillipsburg: P. & R. Publishing, 2004.

- Watson, Francis. *Paul, Judaism and the Gentiles: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Westerholm, Stephen. *Israel's Law and the Church's Faith: Paul and His Recent Interpreter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8.
- _____. *Perspectives Old and New on Paul: The 'Lutheran' Paul and His Critic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4.
- Winnings, Mikael. *Sinners and the Righteou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salms of Solomon and Paul's Letters*.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95.
- Wright, N. T. *The Climax of Covenant: Christ and Law in Pauline Theolog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1.
- _____. *The Messiah and the People of God: A Study in Pauline Theolog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Argument of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DPhil Dissertation. Oxford, 1980.
- _____.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 _____. *What Saint Paul Really Said: Was Paul of Tarsus the Real Founder of Christianity?* Oxford: Lion, 1997.
- _____. “New Perspectives on Paul: 10th Edinburgh Dogmatics Conference (25-28 August 2003).” Available from < http://www.ntwrightpage.com/Wright_New_Perspectives.htm>, Date Accessed: 19 July 2007.

- _____. "Putting Paul Together Again: Towards a Synthesis of Pauline Theology (1 and 2 Thessalonians, Philippians, and Philemon)." In: *Pauline Theology*, Vol. 1: *Thessalonians, Philippians, Galatians, Philemon*, ed. J. Bassler.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pp. 183-211.
- _____. "Romans and the Theology of Paul." In: *Pauline Theology*, Vol. 3: *Romans*, eds. D. M. Hay and E. E. Johnson.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5, pp. 30-67.
- _____. "The Law in Romans 2." In: *Paul and the Mosaic Law*, ed. James D. G. Dun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pp. 131-150.
- _____.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Reflections." In: *The New Interpreter's Bible, Vol. X: Introduction to Epistolary Literature: Acts, Romans, First Corinthians*, ed. Leander E. Keck, et al. Nashville: Abingdon, 2002, pp. 395-770.
- _____. "The Paul of History and the Apostle of Faith." *Tyndale Bulletin* 29 (1978): 61-88.
- _____. "The Paul Page: The Shape of Justification." <<http://www.thepaulpage.com/Shape.html>>, Date Accessed: 14th June 2007.
- Yee, Tet-Lim N. *Jews, Gentiles and Ethnic Reconciliation: Paul's Jewish Identity and Ephesians*. SNTSMS 1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Yinger, Kent L. *Paul, Judaism, and Judgment According to De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259th Synod of the Reformed Church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to Study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May 16-19,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www.rcus.org/main/pdfs/NPP%20Report.pdf>>, Date Accessed: 24th
July 2007.

卢龙光：《保罗新观：罗马书的主题与目的》。台中：东海大学，2007。

冯荫坤：《罗马书注释（卷壹）》。台北：校园，1997。

吴慧仪：“从保罗新观看圣经研究对福音信仰之贡献与挑战”。《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44期（2008），页13-29。

汤姆·赖特（N. T. Wright）：《再思保罗神学争议》。中译。台湾，校园，2000。

郭汉成：《加拉太书导论》。香港：基道，2003。